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六祖法宝坛经浅释

六祖法宝坛经浅释行由品第一

门人法海编集 后学德清勘校
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于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
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七日

行由品第一

‘六祖法宝坛经'是此部经的名字，这部经叫‘六祖法宝坛'，是经的别名。‘经'：是经的通名。佛经立题以七种来分别，即是单人、单法、单喻、人法、人喻、法喻、人法喻。如佛说阿弥陀经是单人立题。因佛和阿弥陀是人，是人修行成佛的。人就是佛，佛就是人，故中国写‘佛'字有个人字在旁边。单法立题如般若经、涅槃经。涅槃是法——涅者不生，槃者不灭。单喻立题如佛说梵网经，若能严持戒律就会生出光明，如大梵天网罗幢的宝珠。若犯戒、破戒、知法犯法，则有所漏，漏到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三恶道去，绝无人情可讲。法喻立题如妙法莲华经，妙法是法，莲华是喻。人喻立题像如来师子吼即是，如来是人，师子吼是喻，佛说法像师子吼一样。人法立题如文殊问般若经。人法喻具足立题，如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大方广是法，佛是人，华严是个比喻。

但这部‘六祖法宝坛经'是中国的经，不是印度的经，故在七种立题外又多一种。六祖是人，法宝是法，坛是处所，所以这部经是人法处立题，不能照七种立题来讲述。

六祖这个祖师不容易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要杀他，连他的徒弟（志彻）也要杀他。故大师得到法后，到猎人队中避难十六年。甚至在南华寺建立法坛之后，仍有外道公然要杀他，故大师跑到山上藏到石头里打坐，这块六祖大师的避难石，至今仍可在南华寺看到。

六祖大师是从何处得来六祖的名衔呢？这须从菩提达摩谈起。‘菩提'是觉，‘达摩'是法。菩提达摩在印度是第二十八代祖师，但为何他不在印度作祖师而跑到中国来呢？因佛在以前授记，说到第二十八代时，大乘佛法将会传到震旦（中国）来，故菩提达摩从印度坐船到中国。但当时中国的佛法，似有似无，因为当时的佛法，只做表面工作，如诵经、研究经典、讲经等，连拜忏都没有，当时一般学者皆将佛法当做学问来研究讨论。

经典上所说的道理，应该照著修行。但在中国的南北朝没有人真正修行打坐，因为怕吃苦。现在美国也是同样的情形，坐一会，腿痛了就将腿伸开，摇摇晃晃，把脚摩擦一下。人就是人嘛！都怕吃苦。

在达摩祖师未来中国前，他派了两个徒弟——佛驮及耶舍，到中国传顿教法门，即禅宗。谁知他们到了中国，却受了很大的气，所有的和尚都不理睬他们。

后来到了庐山，遇到慧远大师，他专讲念佛法门。慧远大师问：‘你们两位是印度和尚，传的是什么法，怎么没有人理你们呢？'

佛驮及耶舍大概只会说很少的中国话，就伸出手说：‘看！拳做手，手做拳，这快不快？'远公大师说：‘很快。'又说：‘菩提烦恼也就这么快。'远公大师当下就开悟了，原来菩提烦恼没有分别，菩提即是烦恼，烦恼即是菩提！慧远大师明白这个道理后，很恭敬地供养佛驮及耶舍。但没多久，这两位印度和尚就在同一天往生了。他们的坟墓至今还在庐山。

达摩祖师看中国大乘根性成熟了，于是不怕路程遥远及辛劳，将大乘佛法带到中国来。但当时因语言不通，中国人叫他‘摩罗刹'。小孩子一见这留长胡子的菩提达摩，就很害怕的跑了，人则以为这印度人是来抓小孩的，因此叫小孩子不要接近他。

达摩祖师后来到南京听神光法师讲经，看到天华乱坠，地涌金莲，这种殊胜的境界。这种境界只有开五眼六通的人才能看到。讲完经后就问法请法，达摩祖师问：‘法师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'神光说：‘我在这儿讲经。'达摩问：‘你讲经做什么？'神光答：‘我讲经叫人了生死。'达摩说：‘生死如何了？你讲的经，黑的是字，白的是纸，你用什么教人了生死？'神光被问得无话可答，故老羞成怒，大发脾气。虽然神光法师讲经，讲得天华乱坠，但仍一样发脾气。故我

刚才说当时佛法似有似无。神光发了脾气，拿起他的铁制武器念珠。（法师一发脾气是不得了，像洪水，像山崩地裂）说：‘你现在居然谤法！'朝著达摩脸上就打。达摩虽然会武术，但没防备神光这么厉害，说不过就动武，结果被打掉了两颗牙齿。据说，圣人的牙若被打掉，吐在那里，就会大旱三年。达摩心想：‘三年不下雨，那要饿死多少人？我来是为度众生的，不是来杀众生的。'于是把两颗牙吞到肚里，一言不发，回头就走。

因为他是出家人，且是祖师，故忍辱的功夫修到家了。在路途中，遇到一只鹦鹉被关在笼子里。这鸟比神光聪明，因为它认识菩提达摩是位祖师，故说：‘西来意，西来意，请您教我出笼计。'达摩来到中国，还没有遇到知音，但这鹦鹉却是知音。听到鹦鹉这样请教他，达摩就很高兴传授给它一个秘密妙诀说：‘出笼计，出笼计，两腿伸直，两眼闭，这便是你出笼计。'

鹦鹉明白出樊笼方法之后，便说：‘现在我明白了，谢谢您的指教。'鹦鹉见到它的主人，从远方回来，乃使出方便法，等待主人亲近它。每天主人回来都要与他心爱的小鸟玩一玩，以消愁解闷，现在一看小鸟躺在那儿不动了，很是著急，于是打开笼门，将小鸟捧在手里。咿！还是热呼呼的，因它是装死，故暖气还在。主人将手一打开，鹦鹉就飞了！出笼计果然灵验。

我们现在还在笼子里，不要以为自己是自由的，愿意吃就吃，愿意喝酒就喝酒，不守规矩就是自由。这简直太胡闹了，这是误解自由。真正的自由，是生死自由，愿意就飞到天上，或钻到地里，你若有这本事，才算真正自由。

本来讲六祖坛经，我讲得不好，可是敢讲。有的人讲得好，但不敢讲，等我这讲不好的先讲一次，以后讲得好的人跟著来讲。将来你开智慧后，就可讲得比我好。讲得好的是从讲不好学来的。

神光法师把印度来的黑脸和尚打掉两颗牙，看见印度和尚没反击他，便以为是胜利了。可是不久无常鬼戴著高帽子来了，对他说：‘法师！你今天寿命尽了，阎罗王派我来请你去。'神光一听，说：‘我也要死吗？我讲经讲得天华乱坠，地涌金莲，还不能了生死，那这世界到底有没有人能了生死？'无常鬼说：‘有。就是方才被你打掉两颗牙的黑脸和尚，阎罗王不但管不了他，还要天天向他叩头顶礼呢！'神光说：‘鬼大哥！你先等一等可不可以？请代我跟阎罗王讲一讲，给我一段时间，让我去学他了生死的法门。'无常鬼说：‘你若真有诚意，也未尝不可通融。'神光一听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连鞋也忘了穿，赤足就追达摩，在路上就看到刚才得到达摩帮助的鹦鹉，对他说得救的经过。他想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要装死，装活死人。达摩也不理他，他就在后头跟，一跟就跟到洛阳熊耳山（河南嵩山少林寺）。达摩在那儿面壁打坐，坐了九年，神光也跪足九年。以前我讲此公案时，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听了很高兴，就问神光跪了九年有没有吃饭？我回答：在九年若不吃饭，怎可活著呢？就是达摩吃饭，他也吃饭，达摩打坐，他就跪著，可是在书上没有记载。当达摩面壁九年期间，有很多人皈依，礼拜他做师父。

神光跪了九年，有一天下大雪，雪下得埋到腰身。达摩说：‘下这么大的雪，你跪在这里做什么？'神光说：‘我要了生死，以前我讲经不能了生死，现请祖师传授我了生死的法门。'达摩说：‘你看天下的是什么？'神光说：‘是雪。'‘雪是什么颜色的？'‘白色的。'达摩说：‘你等著什么时候天下红雪，那时我就传法给你。若不下红雪，你就不要期望。你这么一个恶和尚，用念珠把我的牙打掉两颗，我不向你报仇，已经很慈悲了，怎会传法给你？'乃出此难题来考验神光，而神光把此文章作成了，他一看墙上有一把修道人的戒刀，预备犯戒时，宁可把自己头割下来，也不犯此戒体。神光乃把刀拿下，一刀将臂斩断，血流满地，将白雪染成红雪，福至心灵，于是他捧红雪来到达摩面前说：‘祖师您看！真是红雪了。'这本来就是预料之中，只为要考验他的真心，达摩必须出这个试题
o故达摩很高兴地说：‘我到中国到底没有白来，还遇到你这样真心求法修道的人，把自己胳臂都不要而来求法，果真有一点诚心。'故传给他以心印心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的法门。当达摩讲完之后，神光便生出分别心来，说：‘我断下来的臂好痛，我的心很痛，请祖师替我安心。'达摩说：‘把你的心拿来给我，我才能帮你将心安好。'神光便去找自己的心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，觅心了不可得。神光说：‘我找不著。'达摩祖师说：‘我已安汝心竟。'也就是我给你安好了。神光当下豁然大悟。故他说：‘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，神光不明赶达摩，熊耳山前跪九载，只求一点躲阎罗。'——万法归一，但一归于何处呢？神光不懂‘合'字的义理，所以去追赶达摩祖师，在熊耳山跪了九年，只求达摩祖师指点他如何了生脱死躲避阎罗王。

神光由达摩传法后，改名为‘慧可'，即智慧足够了，善根可以了。慧可大师问达摩祖师说：‘大师在印度有没有传法的徒弟呢？印度传法是否也把衣钵袈裟作凭据呢？'达摩祖师说：‘没有，在印度我传法是不用衣钵袈裟作表信，因为印度人心很直率，修行得道就说得道，有人证明他开悟得道就可以了。若未经证明，他自己不会说我已得道、证果，我已证阿罗汉，或我又是菩萨了。中国人不同，中国大乘根性者是多，可是打妄语的人也多，修道未成道业，就自吹说成了；没证果也自说已证果，所以要用衣钵袈裟来证明。故现我传你衣钵袈裟，你要好好保存。'

达摩祖师到中国来，曾经被人下毒六次，因为当时北魏有两位法师想害他，一位名叫菩提流支，一位名叫光统律师，他们最嫉妒达摩，所以做了些斋菜，内掺些剧毒来供养达摩祖师，达摩知饭里有毒，但还是照吃。吃后，叫人拿盘子来，吐出一堆蛇来，原来毒药变成蛇了！菩提流支看毒不死达摩，不知是怎么一回事，故第二次下加倍的毒药。达摩又吃了，吃后坐在一块大石头将毒药呕出去，其力量之大将石头都爆破了。以后连续四次下毒，都毒不死达摩。

有一天达摩祖师对慧可大师说：‘我来中国，是度中国有大乘根性的众生，现我传法已经有人，我要圆寂了。'达摩祖师死后，用棺材装起来埋到坟里。可是在这同时，北魏有一使臣叫宋云，在葱岭一带路上碰见达摩祖师。达摩拿著一只鞋子对宋云说：‘你国家有事，因为你的国王今天死了，赶快回去。'宋云问：‘大师，您到那儿去？'达摩说：‘我回印度去。'又问：‘大师，您传法给谁了？'达摩答：‘在中国四十年后可是也。'后宋云回到北魏与人谈起此事，大家都不信他所说的话，于是众人将达摩的坟打开一看，棺材里什么都没有，只剩一只鞋。究竟达摩祖师去那里了？以后也没人知道，恐怕现在来到美国也不一定，因为他能够改头换面，千变万化，故没有人认识他。当他来中国时他说他一百五十岁，但走时还是一百五十岁，历史上也无法考据。

达摩预备圆寂时，说：‘我来中国传法给三个人，慧可大师得到我的髓，道育禅师得到我的骨头，道济比丘尼（即总持比丘尼）得到我的肉。'道济比丘尼会背诵法华经，故死后从口里生出一朵青莲花来。因为达摩祖师将他的身体都分给别人了，所以在美国你们找不著他的。

二祖慧可大师，俗姓姬名神光，北齐时代人，当他降生时，他的父母见金甲神人——护法韦陀菩萨，大放光明，来保护这位祖师出世，故他名叫神光。此位祖师天性聪慧，记忆力强，所谓‘目下十行字，耳听百人音'——并非一看就看十行，而是普通人看一行的时间，他可看十行，就是这么迅速；一百个人同时讲话，他都可听得清楚，分别能力很强。

可是这位祖师脾气最大，讲话不投机，就想打人。在四十岁以前，连讲经说法都带著一串铁念珠去行侠仗义。所以见到达摩祖师，乃用念珠打他，结果跪了九年，又将自己的臂斩断一只。你想想，如果没有一股脾气，怎舍得将自己臂一刀斩断，也不觉痛，得法之后才觉得痛。此乃是因为他有脾气，若没有脾气，就是斩断了也不会痛的。痛就是有烦恼。

这位祖师在四十岁时遇到菩提达摩，得法之后，就隐遁了四十年，因为当时菩提流支和光统律师这一党，专与达摩祖师的弟子作对，甚至见到就想要杀。菩提达摩都被他们用毒药毒死，又何况他的徒弟呢！慧可大师因接受他师父的教导，故隐遁起来，躲避这些人再来为难。等到慧可大师八十岁时，他开始弘扬佛法，大兴教化。遂遇到三祖僧璨大师，付法之后，吩咐他好好保护衣钵作为证据，并应隐遁，以避免人们之嫉妒及迫害。

慧可大师在这时候假装疯癫，但见到有缘的众生，他就予以度化。虽然他假作神经病，但因为与众生有缘，所以有很多人相信他。可是菩提流支的党徒，还是嫉妒障碍，就去官府那儿诬告慧可大师，说他是个妖怪，迷惑众人来崇拜他。当时皇帝就相信，便下了一道圣旨f命令当地官府，将慧可大师捉起来审问他说：‘你到底是人，还是妖怪？'慧可大师答说：‘我是妖怪。'审判官一听他这样讲，知道他是受了冤枉，说：‘你讲清楚，你到底是个什么？'慧可大师说：‘我真的是个妖怪。'因国法是不许妖怪惑世的，于是就奏明皇帝，将他问斩，即斩首示众。这世界有没有真理啊！他身为第二代祖师，而官府说他是妖精。

慧可大师就落泪告诉他的徒众说：‘我应该受此果报的。'二祖的脾气很大，他什么也不怕，若他怕死，那他也不会承认他是个妖怪。他感到悲伤的是佛法于他在世时，还未能广被了解。他说佛法到第四祖时，将会落到名相上，有名有相，便著于名相。

哭后，就对刽子手说：‘你来杀吧！'刽子手拿刀朝箸头颅就砍，但没有血出，只流出像牛奶似的白浆。你说这未免太神化了，你信就信，不信就算了，这没有理由可讲的。你信，我可以用简单道理来解释。这是人修行到了纯阳体时，他身体所有的血都会变成白色。你说不信，当然你不信啦！你要信，你也成了第二代祖师了。

执行官一见这种情形，就具实奏明皇帝说：‘这人真是妖怪，我把他杀了，但没有血流出，只流牛奶似的白浆，但死去的面目和活时一样，这证明真是妖怪。'但皇帝知道他错杀了圣人，因为在印度第二十四祖师子比丘，被人砍了头，不流血只流白浆。这是证明人体纯阳无阴，因为无漏，没有无明，阴都变成阳了。

有人说：‘法师！方才您讲慧可大师的脾气很大，怎会没有无明呢？'要明白，慧可大师的脾气是大忍、大勇、大智、大慧的脾气，并不像你我那爆炸似的脾气，一下子就爆了。你要听明白，脾气和脾气各不相同。智慧的脾气，就能认出因果循环，故不会违背一切的道理。

皇帝知慧可大师是真正的肉身菩萨，就生出大忏悔心来说：‘有一位真菩萨在我们国家里，朕不加以保护，反而将他杀了。'于是下令文武大臣全都皈依二祖。虽然他死了，仍收了这么一些徒弟。

隋朝时三祖僧璨祖师，没有人知其身世、姓名。当他见二祖时，全身长了很多疮，像大麻疯一样。二祖问他说：‘你从何处来？来这儿做什么啊？'僧璨答：‘我来皈依和尚，学习佛法。'二祖说：‘你病得这个样子，这样不清净，怎么

可以学佛法呢？'三祖本来就很聪明，但他比二祖更聪明。他说：‘我是个有病的人，而您是一位和尚，但我们的心又有什么分别呢？'二祖一听，知此人有些来历，便说：‘不要讲，不要讲，我知道了。'于是，就把法传给他，并嘱咐他隐藏起来，以避菩提流支余党的杀害，又说：‘且不要让旁人知道我已传法给你了。'所以三祖僧璨法师也学二祖一样假装疯癫，默默地到各处教化众生。时逢北周武帝消灭破坏佛法，故他跑到山中隐居了十多年。山上本来有很多豺狼虎豹，但他一开始住山时，那些动物都搬家了。

传法给四祖道信禅师后，三祖就设千僧斋。斋毕，对大众说：‘你们认为结双跏趺坐死是最好的，现在我给你们看看一个特别死的样子。我的生死自由，不受时间的限制。'说完之后，左手攀著树枝，把脚跷起来，就奄然圆寂。他死时多大岁数，什么地方人，身世如何？都没有人知道。

有人听了骇怕的想：‘第一位祖师菩提达摩，被人毒死，第二位祖师被人杀害，第三位祖师抓著树枝就死去。我不要做祖师，太危险了。'你就想做也做不到，也不可能做，因你怕死嘛！做祖师的就要不怕死，拿死和生一样而没有分别，所谓‘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游戏人间，教化众生。'这才能做祖师。你这么胆小，有所恐惧，连祖师的徒弟都做不成呢！祖师都是不怕苦、不怕难、不怕死、不怕生的。你不怕死就可做祖师。现在谁不怕死，我就封他做祖师。

四祖道信禅师，很小就跟僧璨祖师出家学习佛法，六十年长坐不卧，眼睛常闭著用功办道。此非睡觉，可是一睁眼，一般人就吓得像地震似的，为什么呢？谁也不知道。但他就有这种威德。

唐朝贞观十七年（公元六四四年），太宗派使臣请他到皇宫供养，拜他为师父。若是现在的法师，就是皇帝不请，也要去见他，攀缘一下，更何况来礼请呢？但四祖拒绝了，托辞说：‘我年纪太老了，走路也走不动啦！我因年老多病，故不能到京城去。'

使臣回覆皇帝后，皇帝说：‘回去告诉他，无论他多么老，皇帝仍要请他到宫里供养。'使臣只得回四祖处说：‘皇帝说无论你多么老，我们仍要用轿子把大师抬去宫中供养。'古时没有飞机，不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。四祖答：‘不行！我真的太老了，若你一定要我去，就把我这脑袋斩下拿去，但我的心始终是不去的。'使臣无计可施，只好据实报告皇帝说：‘这和尚真是特别古怪，也太不近人情了，他说就是将头砍了，心也不来见皇帝。'皇帝说：‘好！你就去把他的头给我拿来。'于是用一盒子装上一把刀交给使臣说：‘拿此刀，将他头斩来。'但临走时皇帝又对使臣说：‘无论如何，你不能伤害这和尚。'使臣明白后，又回到四祖处，说：‘老和尚！您到底去不去？若不去，这把刀就是用来斩您的头，拿您的头去见皇帝。'道信祖师说：‘好啊！我的头能见到皇帝，那是我一生的光荣，你现就来斩我的头吧！'使臣拿起刀，比画一下四祖的头。但见他果然把头伸过来了，便赶快把刀放回盒子里。道信禅师闭著眼等他斩头，但久不见动静。

于是道信禅师就发脾气，咆吼道：‘喂！你怎不斩啊！'情形跟二祖差不多的。使臣说：‘皇上吩咐我只是这么讲一讲，但不能伤害和尚您。'道信听后哈哈大笑说：‘你现知道世界上真有不怕死的人了！'

四祖俗姓司马，出家法名道信，是当时有名望的宗族。从小出家修道，在世七十二岁，六十年掐不著席，有不可思议成就的境界。有次他在山上修道时，有土匪围城达一百多天，城内粮物及食水都绝罄，大师见此情形，就到城内教所有官民诵‘摩诃般若波罗蜜多'。念了没多久，群贼退散，井亦涌出水，这是一种感应的境界。

此时，他用佛眼观察，见湖北破头山有一股紫气紫云，围绕笼罩，这些紫云是极祥瑞的示现，于是他便搬到这山上来住，并将其名改为‘双峰山'。

他教化刚强难化的众生，令他们改恶向善，可是他们偏要改善向恶，不听教化。四祖很耐心用各种权巧方便的法门，使他们弃邪归正。在他弘扬佛法四十多年内，所教化的众生如稻麻竹苇，度生无数。

有一天四祖告诉他的弟子们说：‘你们要给我造一塔，我要走了。'当塔造好了，在唐永徽二年（公元六五一年）闰九月二十四日，四祖无疾奄然而化。他的徒弟就把他装到石头做的塔里。本来这塔用铁锁锁著，过了一年，门居然自动开了。徒众见四祖在里边仍端然正坐，栩栩如生，但肉都是干的。五祖弘忍大师见其相好，非常高兴，于是用漆布把他的身体贴上金，保护其真身直到现在。

唐朝五祖弘忍大师，俗姓周，黄梅人（黄梅县在今湖北省，双峰山属黄梅县），七岁出家，拜四祖为师，十三岁受具足戒。为人木讷沉厚，虽然同辈屡欺负轻慢他，他亦处之泰然。白天随众做事，什么工作都做；晚上打坐，摄持身心，口不讲一切是非，跟随四祖三十年学习佛法。五祖身高八呎，相貌奇特。他住在双峰山东边的凭茂山上，故当时称其为‘东山法门'。有一次见一群土匪围湖北城，阻断所有的交通路线。五祖从东山下来到城中，当土匪见到他时，骇怕得不得了。因为他们所见的不只是祖师，而是一金甲金刚王菩萨，手持宝器，威德显赫，光明晃晃。群贼撤退，而城遂被解围。

大师如何能指挥这些金刚王菩萨呢？因五祖有修行，且能诵楞严咒，在楞严经上说，若一心诵持楞严咒，则八万四千金刚藏菩萨会在各种危难中保护你。

在唐高宗时，皇帝屡次诏请大师到宫内供养，但均为大师所辞拒。最后皇帝

赐以各种珍贵的药材和礼物以为供养。

唐咸亨五年（公元六七四年），五祖告诉弟子们说：‘给我建一塔，我要走了。'在第二个月十四日他问：‘塔准备好了吗？'弟子们说造好了。大师说：‘这么多年来，我教化众生，度化有缘者，且付法予惠能六祖。现在你们有十人应成法嗣，到处建立道场，护持佛教发扬光大，教化众生。

这十大弟子即是神秀、智诜、慧藏、玄约、老安、法如、智德、义方、惠能、刘主簿等。五祖将这十位送到不同的地方去教化众生。

不久，五祖安坐而入涅槃。他七十四年间，广开教法，学徒千万，传衣钵给惠能大师。

以上是略述西天二十八祖菩提达摩，携法东来，为中国禅宗初祖。继后代代一脉单传，秉承释迦牟尼佛正法眼藏，直至六祖惠能大师的事迹。

‘六祖法宝坛经略序'，此乃六祖入室弟子法海禅师所撰，记逾六祖的生平事迹。

大师名惠能。父卢氏。讳行滔。母李氏。诞师于唐贞观十二年戊戌岁二月八日子时。时毫光腾空。异香满室。黎明。有二异僧造谒。谓师之父曰。夜来生儿。专为安名。可上惠下能也。父曰。何名惠能。僧曰。惠者。以法惠施众生。能者。能作佛事。言毕而出。不知所之。师不饮乳。夜遇神人灌以甘露。

大师名惠能，父名卢行滔，母李氏。师生于唐贞观十二年（公元六三八年）戊戌岁二月八日子时，生时毫光腾空，像佛顶放光，异香满室。在第二天黎明时分，有两位异僧来访卢府说：‘你昨晚生下的孩儿与佛法有缘，故特地来为他命名，以上惠下能作他的名字。'他的父亲问：‘为什么叫惠能呢？'僧答：‘惠是以佛法惠施众生，能是表示能弘扬佛法。'说罢就不知去向。惠能出生后，并不吃母乳，却能日日长大。据说有神人每晚灌以甘露。

既长。年二十有四。闻经悟道。往黄梅求印可。

一次，惠能在卖柴时，听人读诵‘金刚经'，听到‘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'时，当下即悟。现在

很多人都听过金刚经了，但并没有人开悟。在西方，我希望有人听到‘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'能明白义理而开悟。

大师开悟后，他并没有到处说：‘看！我开悟了。'他不像现在有些人，只懂些佛法的皮毛，就到处宣说自己开悟。古来的人，即使他已经开悟，也不敢卤莽的说他开悟了，何况那些根本未开悟的，更不应到处宣扬，自吹自擂。若是开悟了，必须找一位明眼善知识来证明。这就是六祖去黄梅求五祖印证的原因。

古来悟者，从不自己印证自己，不像现在的人，未悟说悟，打大妄语。要知悟与未悟是有天渊之别，怎可真伪不辨，鱼目混珠，笼统瞎谈？

还有现在一般无知识的年轻人，吃麻醉药后，就醉醺醺的，丧失本知。这时，惑世的魔王，伪作善知识而给他们证明说：‘是的，你已达到空的境界，然而你不能住在虚空里，要回到我这里来。我有住宅和房子，有很舒适的旅舍。'年轻人听后就拜魔王为师。根本这些恶知识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真还是假，所谓师徒同惑，以盲引盲。

所以我们必须用经典来作证明。经典并没有说那个愚人在虚空里设置旅舍。即使现在的火箭能飞到月球，但空中楼阁还是不能建立的。像这种幼稚的言论岂能成立呢？

现在我们很忙，早上每个人四点就起来念经。我们在地球上忙著造房子，但不能在虚空里造。为什么？因我们是住在地面上的，所以房子也要在地面上建筑。我们把这身体忘了，而来造金刚之身，这个身体就像我们的房子，总有一天会坏的。现在从早到晚我们忙著在铸造、提炼，到最后就能修行得到金刚不坏之身。成就了不坏金刚身后，就可以随心所欲而到虚空去，上而至天，下而至地，或到龙宫都可以。不需要护照或行程就可到达，到处飞行自在，但首先你必须要修这不坏之身，始达这种境界。

五祖器之。付衣法。令嗣祖位。时龙朔元年辛酉岁也。南归隐遁一十六年。

六祖离开黄梅后，并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。因为神秀的徒弟及异教徒要迫害他，故大师避难，在猎人队伍中住了十六年。在这期间，并没有人知道他是六祖，他一方面用功修行禅定，同时为猎人守护网罗的工作。若见网中的鸟兽，都尽力设法予以放生。这时他有充分的时间来修行，圆满他的功夫而不被打扰。

若你真正修行，一切都很顺利。一旦发心修行，那么、魔障就从四面八方而来，且各种想像不到的现象都会发生。

与猎人相处的十六年中，六祖随遇而安。这是最聪明的隐遁——不求名、不求利、不到处占便宜，而真正用功修行。

至仪凤元年丙子正月八曰。会印宗法师。诘论玄奥。印宗悟契师旨。

他们论来论去，提出各人对义理的看法。谁问谁呢？是印宗法师问六祖大师。六祖已解决是旛动还是风动的诤论，指出是仁者你的心动。印宗法师很惊讶听到一个在家人能说出这种奥妙的道理，即下法座而延请六祖到他房内一谈。他问：‘你从何处来？你叫什么名字？'印宗法师知这位在家人是五祖的入室弟子，传法衣钵之人。他即时顶礼六祖，后征求询问经书中奥妙的义理，讨论风动旛动。直至他与六祖论后，印宗大师才了解到禅宗的义理。

是月十五曰。普会四众。为师薙发。二月八曰。集诸名德。授具足戒。西京智光律师为授戒师。

在正月十五日，印宗法师集会四众弟子即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来为大师举行剃度仪礼，使显现出家相而成比丘。

人出家有各种不同的理由。有些人因衣食难谋，见出家后有人供养，有得吃有得穿，所以为此而出家。有些人出家是因为年老又没有子女照顾，他们想：‘我出家后，收一年轻的徒弟，他会像儿子一样照顾我。'有些人因为做了土匪，或因为是逃犯，出家剃发后，可避免政府抓到了会砍他们的头。有些是很小就被送到庙里出家。因这些理由而出家的人，是否能真正用功修行

那是很难说的。

有些人因迷信，但还有信心。好像有些父母因孩子病重，他们就想：‘这孩子也许会因病而死，应该把他送到庙里当和尚。'由于迷信，父母乃送他们的小孩到庙里。

‘迷信'者尚有希望，但‘信迷'即是专信邪知邪见，随著不正确的思想转变，真是所谓‘迷中迷'。有些人是‘迷且不信'，在他们的迷中不相信任何事。有些是‘信而不迷'，这些人是用真心来学佛法，直到明白而不迷了。像这些人出家，是否能真正用功修道，也是不一定的，也许有百分之一或二会修学佛法。然而，若你下定决心要开悟，以了生脱死，那么出家后就能认真用功修道。

有些人是出世间的家：即出三界的家——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出此三界后就无欲、无色的执著，因为他们无所执著，视三界如空华，所以说出三界的束缚，出三界的家。有些人是出烦恼的家，若你不断烦恼而出家，那是不能得道的，所以一定要去除烦恼。

六祖则是一特殊的例子，不适宜以上所讲的理由。因他已得到自在，出不出家没有什么差别。他作居士时，已经在行菩萨道，而不像一般的在家人。

在二月八日释迦牟尼佛出家日，这天集聚十方所有的高僧大德——中国的法师和印度法师来为六祖授具足戒。印宗法师请西京智光律师为六祖的授戒师。智光律师持戒严谨，在行、住、坐、卧具足四大威仪。凡律师的一举一动，都要合乎律仪，不可随便。故在楞严经上说：‘严净毗尼，宏范三界。'

苏州慧静律师为羯磨。荆州通应律师为教授。中天耆多罗律师为说戒。西国蜜多三藏为证戒。

羯磨是梵语，意为办事，为授戒时之办事人。羯磨要确实所行的一切均合乎戒法，合乎释迦牟尼佛所设的规矩。所作若不合乎佛法，则不为羯磨所接受。

在授戒时，授戒师问羯磨三次说：‘可授戒予此人吗？'每一次羯磨均要答：‘可。'在戒坛上，羯磨和教授坐在左边，授戒师坐在右边，其余七位证戒师坐在两旁——一共是三位教授师和七位证戒师。他们代表十方诸佛来讲法及授戒。所以出家受戒是非常重要的。

‘教授'，即传授经典。耆多罗是梵语意为‘功德华'。蜜多法师精通经、律、论三藏，故称其为三藏法师。所有的戒神都来保护这位有才智的法师，在其一生中有很多神异的事迹，‘蜜多'意为兴盛、茂盛。

其戒坛。乃宋朝求那跋陀罗三藏创建。立碑日。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。

求那跋陀罗，意谓功德贤。这位法师在光孝寺，建一法坛，坛上竖一石碑，且作预言说：‘后世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具足戒。'

又梁天监元年。智药三藏自西竺国航海而来。将彼土菩提树一株。植此坛畔。亦预志日。后一百七十年。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。度无量众。真传佛心印之法主也。

梁武帝天监元年（公元五○二年），印度智药三藏法师航海来，看到这法坛与石碑，将从印度带来的菩提树枝栽植在这坛边，并立碑预志说：‘一百七十年后有肉身菩萨在这菩提树下，开演上乘佛法，直指心地见性法门而成就佛道。'菩提树在各处都可生长，在中国现有很多这种树。

昔释迦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，将诸佛心印传给摩诃迦叶尊者。祖师是传佛心印者，而法师是讲经说法。

智药大师不坏的肉身现仍保存在离南华寺五里的月华寺里。寺里管理人已出家，不招待访客，所以人若要去参观，要自备食物。当我住在南华寺时，曾去见智药大师的肉身无损，保持得很完整。

师至是祝发受戒。及与四众开示罩传之法旨。

六祖薙发受具足戒后，即为四众讲经说法，传授不二法门——乃从释迦牟尼佛代代相传的心印法门。

一如昔谶。次年春。师辞众归宝林。印宗与缁白。送者千余人。直至曹溪。

次年春天，六祖辞众而回宝林。黑袍（缁）为出家众之服，那时在家人穿白袍（白），故云缁白千余人送大师直至曹溪。有些人并未到过曹溪就说到过，他们伪传所谓曹溪法门和禅宗秘传。末法时期就是这个现象：假佛教徒和冒牌货，举目皆是。

时荆州通应律师。与学者数百人。依师而住。师至曹溪宝林。观堂宇湫隘。不足容众。欲广之。遂谒里人陈亚仙曰。老僧欲就檀越。求坐具地。得不。

当时荆川通应律师知道六祖是传佛心印的法主，就带领他的徒弟来跟大师学法。当大师到曹溪后，见其讲堂窄小，不能容纳那么多人，想予以扩大，就去拜访当地地主陈亚仙说：‘老僧想向施主化一坐具之地，可不可以呢？'

仙曰。和尚坐具几许阔。祖出坐具示之。亚仙唯然。师以坐具一展。尽罩曹溪四境。四天王现身。坐镇四方。

大师拿出他的坐具给陈亚仙看。他说：‘若你只要那么大的地，是可以的。'但当大师长开坐具时，不但整个南华寺，连他们所站十里地之内都被罩住了。时四大天王现身，坐镇四方，故有这种奇妙的境界出现。

今寺境有天王岭。因兹而名。仙曰。知和尚法力广大。但吾高祖坟墓。并坐于此。他曰造塔。幸望存留。余愿尽舍。永为宝坊。然此地乃生龙白象来脉。只可平天。不可平地。寺后营建。一依其言。师游境内。山水胜处。辄憩止。

今寺境中有天王岭，就是因此得名。仙说：知道您和尚法力广大，但是我高祖的坟墓都坐落在此，将来建塔时，希望留下来，其余上地全都捐献出来，永远做宝坊。

此地的龙脉很盛，山又像白象形，是一个‘宝所'，即是建立道场的好地方。地势高处，建筑物就应该建得低一点。地势低处，建筑物则可以建得高一点，使屋顶彼此均平。但不要把地平了，因为若铲凿山石，恐怕伤了山之脉气，破坏其风水，损害灵气。

六祖经常在境内游览，见到风景好的地方，就停下来休息。

遂成兰若十三所。今日花果院。隶籍寺门。其宝林道场。亦先是西国智药三藏。自南海经曹溪口。掬水而饮。香美。异之。谓其徒曰。此水与西天之水无别。溪源上必有胜地。堪为兰若。随流至源上。四顾山水回环。峰峦奇秀。叹曰。宛如西天宝林山也。

为什么围绕南华寺的地区叫宝林呢？宝林意即无上法宝在此演化，而依法修行的人如林木那么多。印度智药大师在曹溪掬溪水饮时，觉其甘美和印度某处一样，他知道泉源上面必有胜地，可以建庙。在黄昏时抵达宝林山，环顾四周，山清水秀，乃赞叹说：‘这山真像天竺宝林山，应为它取名叫宝林道场！'智药三藏并非单独一人，很多徒弟跟著他一起。他乃对他们说：‘此泉源处为一胜地，可以建立庙宇。'庙宇叫兰若是梵文，意为寂静处，是修行之清净地。此地清澈碧绿的山水璟绕，风景秀丽，为修行之胜地。

乃谓曹侯村居民曰。可于此山建一梵刹。一百七十年后。当有无上法宝。于此演化。得道者如林。宜号宝林。时韶州牧侯敬中。以其言具表闻奏。上可其读。赐额为宝林。遂成梵宫。盖始于梁天监三年也。

这村叫曹侯，是三国时代曹操的后裔。智药大师预言一百七十年之后，‘无上法宝'即是六祖，在宝林驻锡及教化众生。出家僧众及在家人在此地开悟者，其数如林木那么多，所以此地名叫

‘宝林'。这个时侯，韶州长官侯敬中，将智药大师的预言奏明于朝廷，梁武帝乃赐额为宝林，于天监三年（公元五○四年）建筑此庙，即今南华寺。

寺殿前有潭一所。龙常出没其间。触挠林木。一日。现形甚巨。波浪汹涌。云雾阴翳。徒众皆惧。师叱之曰。你只能现大身。不能现小身。若为神龙。当能变化。以小现大。以大现小也。

这龙身巨大，故只见其身而不能见潭，它在水面飞舞，到处弄得波浪激溅，把波浪翻高有十呎、二十呎，甚至三十呎那么高，很是洋洋得意，自以为是。徒众们皆恐惧，说：‘真不可思议，这龙真想要伤害我们！'六祖叱骂这龙说：‘若你真有神通，就能自有变无，自无变有，你应该可遂心如意，从大身化为小身，从小身化为大身，无所障碍。'

其龙忽没。俄顷复现小身。跃出潭面。师展钵试之。曰。你且不敢入老僧钵盂里。龙乃游扬至前。师以钵舀之。龙不能动。师持钵归堂上。与龙说法。

当六祖以激将法使龙化小身后，忽地龙不见了，但顷刻间一条小龙跳跃飞舞著于水面出现。六祖见说：‘你现在化为小身了，但你不敢跳进我的钵里来。'

这龙在水里游来游去，游到六祖面前。六祖不等它跳到钵里，马上就把它从水里掏出。在东北我的家乡，未有人住之前，可以‘棒打獐子瓢掏鱼，野鸡落在饭锅里。'当时东北的物质是那么丰富的。

龙遂蜕骨而去。其骨长可七寸。首尾角足皆具。留传寺门。师后以土石堙其潭。今殿前右侧。有铁塔处是也。

六祖大师持盛龙的钵，返回法堂，为龙说法。龙闻法往生，脱骨而去。留下遗骨，长有七寸。头尾角足皆具足，留传寺门，大师将此潭填平，在大殿的右边，尚有铁塔，那就是潭的所在处。

在法海禅师的序文里，说潭在左侧，实际上它是在右侧。在六祖坛经注里，丁福保他没有到过南华寺，当然不知潭的方位了。按照六祖在殿里坐的位置而定，潭是在右侧的。

行由品第一

此经中第一品，是六祖大师对其徒众略述他的生平。‘行'即指六祖的生平，‘由'是指他依据什么来修行。‘行由'，是指其源处，是从何开始。

时大师至宝林。韶州韦刺史名璩舆官僚入山请师。出于城中，大梵寺讲堂。为众开缘说法。师升座。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。儒宗学士三十余人。僧尼道俗一千余人。同时作礼愿闻法要。

每部经都要具足六成就，即是信成就、闻成就、时成就、主成就、处成就、众成就。正法开演时要具备这六种成就。法会一定要有众，韶州韦刺史与官僚、徒众即符合这个条件。宝林山是说法的地方，故具足处成就。六祖大师是位法师，深悟了解经义，故具足主成就。‘时'，具足时成就。‘同时作礼'，具足信成就。‘愿闻法要'，具足闻成就。

这时，韦璩和他的僚属们入宝林山请大师出来弘扬佛法。

大师告众曰。善知识。菩提自性本来清净。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。善知识且听。惠能行由得法事意。

大师对大众说：‘有善根及智慧的各位知识们！菩提自性是本来觉悟清净的，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。要用这个真心，可以直截了当成佛，不要用你那妄想的心。'接著大师用他本来的名字，自称‘惠能'而说：‘诸位听著！现我将告诉你惠能如何得法的经过。'

惠能严父。本贯范阳。左降流于岭南。作新州百姓。此身不幸。父又早亡。老母孤遗移来南海。艰辛贫乏于市卖柴。

惠能的父亲，本籍是范阳（河北省），后因事故，彼降迁到岭南（广东省）。因为父亲对子女管教很严，所以尊称为‘严父'，可是母亲通常以爱心来照顾子女，故尊称为‘慈母'。

‘惠'，意即以法惠施众生。‘能'，即能做佛事。六祖俗家姓卢。六祖的父亲被贬谪到岭南——在唐时是属边疆荒凉之地。其父本来是官员，因犯罪而被流放到岭南。

惠能的生活很不幸，他的父亲在他三、五岁时便去世，而遗下孤苦的他和守寡的母亲，故只好迁移到南海，尝尽各种艰辛及贫乏。为了维持生存，惠能只有入山砍柴，挑回到城市去卖，以此微薄的收入，买米给他母亲和自己吃。

时有一客买柴。使令还至客店。客收去。惠能得钱却出门外。见一客诵经。惠能一闻经语。心即开悟。

因六祖家贫，他没受过教育，所以不识字。那时在中国上学要缴学费的。虽然他不识字，可是天性聪颖，一听到经文说‘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'当下即悟，而了解以前所不明白的境界。现在很多人听过此句‘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'，但有谁开悟了呢？有人说：‘喔！我悟了！'我问你，你开了什么悟？什么悟没开？要问问你自己。

遂问客诵何经。客曰。金刚经。复问。从何所来持此经典。客云。我从嵕州黄梅县东禅寺来。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。门人一千有余。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。

五祖住在东禅寺，教化徒众有一千多人。当时中国人学佛兴盛热忱，所以有一千多人共同在一山学习佛法。

现在（一九六九年）美国那里有千人共同来学佛法呢？在这么大的国家竟然没有。但也许以后会有万人来学佛法这也说不定。这要看看我的徒弟，你们如何用功。大部份美国人都很聪明，但有些人聪明过份了，所谓‘聪明反被聪明误'。每天从早到晚只会吃迷幻药，因为只有依靠药物，他们才会得到某些微异的境界，这些人一再地试用这些毒药，直至发觉药物也无功效了。他们心想：‘我已吃药物很久了，但我仍未开悟。'当他们了解吃药物是错时，也许会回头而求真理吧！所谓‘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'

我现在教你们佛法，所以你们将来会讲法而教化众生，故不要随便，要认真学习而不迷惑，这样很多人就会跟著来学习了。你们现在学习六祖坛经，应知在那里学的。当别人问你说：‘你在那里学的佛法？'你可以回答说：‘我们在法界佛教总会的佛教讲堂学的。'这就像此段经文的意思一样。

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。即自见性直了成佛。惠能闻说宿昔有缘。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。令充老母衣粮。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。

你们要清楚这里所说的‘大师'是指五祖而非六祖。当惠能听说有千余人共同学习佛法的圣地，他非常兴奋，便迫不及待的问这客人说：‘我该怎么办呢？我真想去那里学佛。当我听你念金刚经时，我明白它的义理。我要去求法，但我有一位年迈的母亲，乏人照顾，我应怎么处理呢？'

因为菩萨是不求名的，故六祖并没有说大菩萨在此时来帮他忙。经文只简单说因宿昔因缘，有一客施惠能纹银十两，这真是一个大的供养。因为他一天砍柴到市上卖，只值几个铜板，即使惠能在千日卖柴所积聚的钱，也比不上这些银子那么多。

他便拿这些银子来安顿好他母亲的衣服和粮食。也许这人告诉他说：‘你虽穷，但仍要学佛法。现在我来帮助你。'乃施予他这笔金钱，方便他能去求法。这供养的功德是很大的，将来这人一定是一位肉身菩萨。现在在这里也许也有人这样做，自己想一想：‘我是否有做积德的事呢？'若你不记得，那没有关系，不需要打这种的妄想。

这人敦促他说：‘你有这么大的信心，一听经文就开悟了解义理。快！赶快去黄梅见五祖，那

确实将会对你有用的。不要迟了，马上就去吧！'

惠能安置母毕。即便辞违。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。祖问曰。汝何方人。欲求何物。惠能对曰。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。远来礼师。惟求作佛不求余物。

祖言。汝是岭南人。又是獦獠。若为堪作佛。惠能曰。人虽有南北。佛性本无南北。獦獠身与和尚不同。佛性有何差别。

五祖更欲与语。且见徒众总在左右。乃令随众作务。

惠能曰。惠能启和尚。弟子自心常生智慧。不离自性即是福田。未审和尚教作何务。

祖云。这獦獠根性大利。汝更勿言。著槽厂去。

惠能退至后院。有一行者。差惠能破柴踏碓。经八月余。祖一日忽见惠能曰。吾思汝之见可用。恐有恶人害汝。遂不与汝言。汝知之否。惠能曰。弟子亦知师意。不敢行至堂前。令人不觉。

六祖立刻回去将他母亲的生活安顿好，就辞别了。不出三十余日，他便抵达双峰山东禅寺。在旅途中他没有打妄想，只一路赶程，故不知不觉来到黄梅，后礼拜五祖。那时六祖大师才二十四岁。

五祖问：‘你是从那里来的，来此地要求得什么？'惠能答说：‘弟子是从岭南新州来的，我什么都不求，只求作佛（觉悟）。其他的都不重要。'

五祖说：‘你是岭南人，并且又是獦獠，怎能作佛呢？'‘獦'，是一种鼻子很短，与狗相似的小兽。‘獠'，是未开化的蛮夷。这是指这种人不明理，未开化，是属于畜类的人。

六祖马上回答说：‘人虽有南北的分别，但佛性是常住不灭，是没有南北的分别的，虽獦獠身与和肖的身份不同，可是佛性又有什么差别呢？'

因为他身旁徒众聚在左右，五祖就止住不说了。他只简单告诉六祖说：‘好，你已来了，赶快跟随大众去做事。'

惠能启禀五祖说：‘我自心常生智慧，这智慧是从自性生出来的，不离此即是福田。我不知和尚要我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呢？'（福田是指在佛法僧三宝前所做的各种功德。又僧人穿的袈裟，缝成一条一条的，象征福田。若恭敬供养三宝，即是种下功德之根的地方，以后定会成熟而结福果的。）

五祖听惠能这样说后即言：‘这獦獠根性锐利。'（根是指一个人听、信、解、受、持佛法的能力。众生根性有真、俗、中的分别。）五祖警告惠能要谨慎，不要再继续讲了。他说：‘你不必多说了，到后院槽厂去。'

在后院有一个行人便教惠能如何如何做。每当人到一新环境时，常会被人欺侮。这个徒弟还没出家，他就不客气地吩咐惠能说：‘你每天要去砍柴，用来烧火煮饭，这是一把斧头，一定要砍些干木来。还有，每天你必须用脚踏舂米碓。'

如此过了八个多月，某日，五祖见惠能在打谷场上工作，便对他说：‘我想你的智慧和见地是可用的，但是担心有人会嫉妒你而起害你之心，所以故意不和你说那么多话，你明白我的苦心吗？'惠能回答说：‘我明白，所以我不敢走进前殿法堂和师父讲话，以免别人注意到我的行为，或师父慈悲的对待我。'

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。吾向汝说。世人生死事大。汝等终日只求福田。不求出离生死苦海。自性若迷福何可救。

有一天五祖大师唤所有的徒众集合起来，对他们说：‘世人最重要的事即是生死，无论你曾如何地荣华富贵，仍免不了死。应知生如何生法，死如何死法，若对生死不了解，那么这一生可说是糊涂而来糊涂而去。你们这些修行人，每天只知求人天的福报，而不知修慧，不想办法了脱生死，总在生死苦海里转来转去。若自己的本性迷昧了，尽求福报，怎可救你自己生死的问题呢？'所谓‘修慧不修福，罗汉托空钵。修福不修慧，象身挂璎珞'。象身挂璎珞，也就是迷昧自性，修福是救不了你自己的。

汝等各去自看智慧。取自本心般若之性。各作一偈来呈吾看。若悟大意。付汝衣法第六代祖。火急速去不得迟滞。思量即不中用。见性之人言下须见。若如此者。轮刀上阵亦得见之。

你们每个人去观察自己真正的智慧，要在自己本心找出般若之性，即真正的智慧。现在去作一首偈颂（‘偈'是梵语，译为颂，颂是四字、四句或五、六、七、八字不定。），拿来给我看，若你明白真正智慧的大意，我就授衣钵及传法给你，为第六代的祖师。

你们快点作来给我看，不要拖延。若用思量分别心来作，那是没有用的，因明心见性，见到佛性的人，说完后便即刻明白。你若能这样才有用处，好像拿把刀到两军阵前，也能即刻见到自性，是同一个道理。

众得处分退。而递相谓曰。我等众人。不须澄心用意作偈。将呈和尚有何所益。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。必是他得。我辈谩作偈颂。枉用心力。余人闻语总皆息心。咸言。我等已后依止秀师。何烦作偈。

大众得到五祖吩附后，乃退回各人的寮房，大家互相地说：‘我们大家不必搜索枯肠作偈颂了，因为那是白费功夫的。'相信说这话的是神秀一派人，准备将来请神秀作第六代祖师。这一派人也许是他的徒弟、兄弟或有亲戚关系的人。

‘且我们也没什么学问，作出来也不会上选的，神秀首座和尚仅次于方丈和尚，他是我们的教授师，给我们讲经说法，他的学问好、道德高，一定是他得到祖位。我们即使费心作颂也是很粗陋，只是白费心思罢了。'所以其他人听到这话，皆打消作偈颂的念头。若大家都作，恐怕有人会将神秀上座的祖位抢去了。

众人听神秀徒众这样传言，就一起说：‘我们以后要依靠他吃饭、穿衣、住和修行——这即是依止师。我们何必自找麻烦来作偈颂呢？'

神秀思惟。诸人不呈偈者。为我与他为教授师。我须作偈将呈和尚。若不呈偈。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。我呈偈意求法即善。觅祖即恶。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缉法。大难大难。

在这时神秀心想：‘唉！大家所以不作偈颂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是他们的教授师父，按理来说我应该作偈，他们大家都那么客气而等著我来作呢！'神秀自己也知道没有人来和他抢祖师的位子，所以不管作得好不好，都没有人和他争的。

‘我要作一首偈颂呈给和尚，假使我不作的话，和尚如何能知我对佛法的见地、深浅的程度，和是否有智慧呢？可是，我苦呈偈的用意，是为向五祖求法，那是好的。但若是为做第六代祖师，这想法就不对了。'

‘如果为了要做祖师而作偈，这和凡夫世俗人心理一样，来夺取圣位，又有什么分别呢？可是我若不作偈颂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始终也得不到法，五祖也不会传给我，因为他已经这样宣布，定要呈一首偈才能得法。唉！这事情实在太难了！'

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。拟请供奉卢珍画楞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。

这时一般人都没有贪心，不想做祖师了，而让位给神秀，可是神秀自己也不知如何作偈颂，所以他说：‘大难，大难。'

在五祖住的堂前，有经行走廊三间，在墙上本想请供奉卢珍来画楞伽经的变相，及五位祖师的

血脉图，五祖想画这些图，使流传到世界上供养。

供奉是当时的官职名，无论人有什么技能及所长，可到皇家去做。供奉的名字叫卢珍，身为一处士，他会画画。卢珍因技艺好，故他任当时的供奉官职。

‘楞伽经'的楞伽，是锡兰的一个山名，意谓‘不可往'，因这个城是在南海摩罗山顶，没有神通的人到不了此地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此地说法时，是用神通到这山顶上，为这些有神通的人说法。‘变相'即是神妙不可思议变化的样子。五祖血脉图，即是初祖达摩到五祖弘忍大师，这接连不断，像体内流通血脉的一个图。

神秀作偈成已。数度欲呈行至堂前。心中恍惚遍身污流。拟呈不得。前后经四日。一十三度呈偈不得。

此时神秀的学生都没有贪心了，可是他自己却放不下，总想作第六代祖师。本来他说做祖师是不对的，但他却不能停止这种思想，放不下这个作祖师的欲望。

把偈作好，很多次想呈给和尚。可是每次走到五祖堂前，心中恍惚，紧张到几乎要发狂了，说：‘怎么办呢？我所作的偈颂可不可以呢？'所以就心情恍惚，认不清楚，似是而非，自己产生了很多问题，急得金身流汗。想呈又不敢，这像赌钱似的，若输，就没祖师可作了，这样来回经过四天。这是很苦的，所以作祖师不容易，这四天他眼都没闭过，整天坐立不安，睡也睡不著，吃也不香，只因惦著是否可以合格通过作祖师的关？

神秀到过五祖堂前十三次，但还是不敢呈偈。不像现在我给你们考试，一下子就写完交卷，因为这是没有那么重要的缘故。若能考上就作祖师，我想你们的手也会颤抖而写不出来了。

秀乃思惟，不如向廊下书著。从他和尚看见。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。是秀作。若道不堪。枉向山中数年。受人礼拜更修何道。是夜三更不使人知。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。呈心所见。

这时神秀大师头脑冷静了，他想：‘嗨！不要那么著急，要有点定力，不如我将偈写在三间走廊墙上，让五祖他自己看见。假使他称赞这偈颂作得好，那我就出来向五祖叩头礼拜，说这是我作的。若他批评说这偈作得不好，根本没有用，那就枉费我在山中住那么多年，受人恭敬礼拜。我简直一点都没有道德修行啊！'

在三更时，即深夜十二时左右，神秀便偷偷地躲开众人，自己拿箸小蜡烛。因为如果灯太亮，旁人就能看见。乃将偈写在南边走廊墙壁上，把心里所见的道理都写出来。

偈曰。

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

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

秀书偈了。便却归房。人总不知。秀复思维。五祖明日见偈欢喜。即我与法有缘。若言不堪。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。圣意难测。房中思想坐卧不安。直至五更。

神秀写完了偈颂，就赶快两步并成一步静悄悄地回到自己寮房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神秀又想：‘当五祖明天看到偈颂时，如果欢喜，那就表示我和佛的心印妙法有缘，就有这个命运可作祖师。若五祖说这偈不好，这是我没有开悟，宿世孽障太重了，而使我不能得以心印心的妙法。唉！五祖他的境界真是不可思议，不能测度他的意思和用心啊！'

因为他没有把握，故神秀还在紧张中，在房子里，坐也不舒服，立也不安乐，这样一直熬到天亮。

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。天明祖唤卢供奉来。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。忽见其偈报言。供奉却不用画。劳尔远来。经云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但留此偈与人诵持。依此偈修免堕恶道。依此偈修有大利益。令门人炷香礼敬。尽诵此偈即得见性。门人诵偈皆叹善哉。

五祖大师早知神秀仍未开悟，还没真正了悟自性。

在天亮时，五祖叫卢供奉在南廊壁上画楞伽经的变相和五祖血脉图，忽然间看到墙上的偈颂，就对卢供奉说：‘你现在不用画了，把这首偈颂留在这儿已妙不可言，劳你那么远来而没有画画。金刚经上说“凡所有一切有形有相，都是虚妄不真实的。”现留下这偈颂，给大家诵持。如果世人能依照这偈去修，可免堕三恶道；依这偈的道理去修，能得大利益。'

于是就吩咐门下所有弟子燃香礼拜叩头，念诵这首偈颂，说：‘你们能依照这偈去修行，就可见性。'大众照五祖的吩咐恭谨地读后，皆异口同声地称赞说：‘这个真好！这个真好！'

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。偈是汝作否。秀言实是秀作。不敢妄求祖位。望和尚慈悲。看弟子有少智慧否。

祖曰。汝作此偈未见本性。只到门外未入门内。如此见解。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。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。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。万法无滞。一真一切真。万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。若如是见。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。

神秀三更天写偈颂，五祖也是三更时叫神秀到他的禅房里，问道：‘这偈颂是不是你作的呢？'

神秀恭敬回答：‘实实在在是我作的，我不敢妄自贪心求第六代祖师位，希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能有多少智慧呢？'

五祖当下对神秀说：‘你作的这首偈颂，还没有见到真如本性，你还是个门外汉呢！像你这般的见解，想修行而得无上菩提，是得不到的。'

所谓‘无上菩提'，必须要当下认识自己的本心，明心见性。要知自性是不生不灭的，在一切时中，知一切法都是圆融无碍，没有一点滞塞不通的地方。你要是一样真了，则样样都真了，万境都到如如不动的境界上。这如如不动的心，才是真实的。你若能有这样的见地，这才是无上菩提的本性。

汝且去。一两日思惟。更作一偈将来。吾看汝偈若入得门。付汝衣法。神秀作礼而出。又经数日。作偈不成。心中恍惚神思不安。犹如梦中人行坐不乐。

五祖大师对神秀开示‘菩提自性'是不能用攀缘心、妄想心而求得的。所以他告诉神秀说：‘你在一两天之内再想一想，重作一首偈颂，拿来给我看。你作的偈颂若是明心见性，得到本体、开悟见性，入到佛法门里边来，不作门外汉，那我就将衣钵传授给你。'

神秀向五祖顶礼而退出。又经过很多天，还是没作成偈颂。在这时心中焦虑，恍恍惚惚，精神和思想都不稳定，就像在梦中似的，行住坐卧都不安宁。你看他想作祖师的欲望多大，第一次没有考上，而自己又不能再作偈颂，恐怕自杀都有份的。

复两日。有一童子于碓坊过。唱诵其偈。惠能一闻便知。此偈未见本性。虽未蒙教授。早识大意。遂问童子曰。诵者何偈。

童子曰。尔这獦獠。不知大师言。世人生死事大。欲得传付衣法。令门人作偈来看。若悟大意。即付衣法为第六祖。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。大师令人皆诵。依此偈修免堕恶道。依此偈修有大利益。

又过两天，有一童子从惠能舂米的房子走过，边走边唱：‘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；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'这童子为什么要唱呢？因他想得到证悟，不堕落三恶道，又想见性的缘故。

惠能一听到这首偈颂，便知这偈根本没有见到自己的本性，虽然没有人教授过他，但他却早就明白大意了。

于是他就问这童子：‘你念的是什么偈颂啊？'

童子就说：‘你这个獦獠，你不知道五祖大师说过吗？世人生死事情重大，因五祖欲传付他的衣钵给门人，故今所有徒众作偈给五祖看，若开悟得到明心见性的意旨，他就传授衣钵给此人，做为第六代祖师。今首席教授师神秀在南廊壁上写出一首无相的偈颂，五祖大师令所有的人都读诵。你这个獦獠真没有善根，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天还不知道呢？你真没有用，只可做些苦工舂米罢了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不要错过，现在让我来教你，使你也可开悟见性，依这法修，来生就不这么苦，也不需要舂米了。你若诵此偈，来生也不会做牛做马，堕落到畜生、饿鬼、地狱道去。最低限度能做大富贵的人，得大利益。'这童子的心还不错呢！

惠能曰。我亦要诵此结来生缘。上人。我此踏碓八个余月。未曾行到堂前。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。童子引至偈前礼拜惠能曰。惠能不识字。请上人为读。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。便高声读。惠能闻已遂言。亦有一偈。望别驾为书。别驾言。汝亦作偈。其事希有。

童子就说：‘你注意听著，我来教你。“身是菩提树”——记得没有？“心如明镜台”，记得不要忘了。“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”。要记得清楚才有感应呢！'

六祖大师听这童子对他这么好，就说：‘上人'，这上人是师父的别名，一般出家人叫师父为上人，言其在我的上边的意思。

‘我在这里舂米已八个多月了，还没有到过前边的走廊，请上人您带我到偈的前边叩头礼拜好吗？'

这童子心想，让我行一行菩萨道来帮獦獠的忙，于是乃带他到偈前礼拜，说：‘快点叩头！叩得愈多愈好，叩响头更有功德。'这童子一面是真的，一面也是开玩笑。

惠能说：‘惠能我真苦恼啊，真没用，我一个字都不认识。请上人为我读诵。'

在这时有一位在江州作别驾官的居士，叫张日用，便高声念这首偈颂。

惠能听完后，就说：‘我也有一首偈颂，请别驾张居士帮我写到墙壁上。'张居士睁大眼睛，带著轻视的态度，瞧瞧六祖说：‘你一个字也不认识，你怎么会作偈？这事情太稀有了。'

惠能向别驾言。欲学无上菩提。不得轻于初学。下下人有上上智。上上人有没意智。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。

别驾言。汝但诵偈。吾为汝书。汝若得法。先须度吾。勿忘此言。

惠能偈曰。

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

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

书此偈已。徒众总惊无不嗟讶。各相谓言。奇哉。不得以貌取人。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。

本来惠能不想说话，但不说就没有人帮他写，所以说了：‘你想学最上的菩提觉道，就不应该轻慢初学佛法的人。往往最愚痴的人，却有最上的智慧。'所谓大智若愚——有大智慧的人像没有智慧一样，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，像现在我问我的徒弟，他们都答不知道，这是学了大智若愚的精神。以前他们刚来时都说：‘我知道所有一切事。'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人，他也是这么说。我说：‘你怎会所有都知道呢？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每次吃饭吃多少粒米？你知不知道？'他说：‘我没数过。'我说：‘没数过就是不知道。'

惠能继续说：‘那些在下面做苦工的人，也有像最高贵地位人的智慧。相反地最高尚的人，有时候也会埋没了智慧。怎样埋没了呢？即是被欲念压住。假使你轻慢人，这就有无量无边的罪过，你懂吗？别驾！'

别驾说：‘好了！好了！你说得很有道理。你说你的偈颂，我帮你写好了。不要讲些闲话。但我先对你说明，你若是得法时，要先来度我，因为是我帮你写的，否则没有人会知道。不要忘了这句话！'

惠能的偈颂是这样说：

‘菩提本无树'：菩提是个觉道，又有什么树呢？若有树，那菩提就变成物，而有所执著。菩提本来什么也没有，你说你觉悟了，但觉悟是个什么样子？是青色？黄色？红色？白色？你且说个样子出来，看看它是无形无相的。

‘明镜亦非台'：你说心如明镜台，其实根本没有个台，若有个台则又有所执著，所谓‘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'，怎么还要有个台呢？

‘本来无一物'：本来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一个样子，也没有一个图，或一个形相，所以根本什么也没有。

‘何处惹尘埃'：既然什么都没有，尘埃又从那里生出呢？根本就无所住了。

这首偈颂主要是从‘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'而出，要没有一切执著，也就是佛所说的意思：‘一切众生，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。'这个地方就教人没有执著，你执著它做什么？你执著它将来是不是就能不死呢？到你死时又执著些什么？

写完这偈颂之后，所有寺里的和尚、居士们，都发出惊讶的赞声而互相说：‘奇怪得很！他也会作偈颂，真不可以貌取人而欺负他是个獦獠。他到这个地方也没有多久，莫非他就是位肉身菩萨？'也许当时有罗汉在旁，故意向大家说，提醒大家认清这位肉身菩萨，这是一个理由，另一是有人以此来讽刺讥笑，因为还不知他所作的偈颂到底是对不对。

大家这样的一嚷，五祖大师也从禅房里走出来，说：‘你们在这里吵什么？'众人答：‘舂米的獦獠竟也会作偈颂！'

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。遂将鞋擦了偈曰。亦未见性。众以为然。

五祖见众人惊怪，恐怕有人来暗杀惠能。由这一句话，就证明当时勾心斗角的情形多么厉害。神秀的党徒已经把持了所有势力，要不然五祖怎会害怕有人要来伤害惠能呢？

五祖遂用鞋底将偈擦了说：‘这也没有见性，他讲得不对。'你们听到这地方，有人想：五祖也打妄语？头一个偈颂，他告訴大家诵后可不堕三恶道，能得大利益，能见性，根本诵它也没有大利益，也没有可不堕落三恶道的意思。五祖这样讲后，神秀就出来承认这是他作的偈。现在惠能作的是见性偈颂，但五祖反而对大家说是没有见性。这是不是打妄语呢？这叫方便法、权法，不是打妄语。因为他为了要保护惠能，使佛法传留久远，不想有人来伤害六祖，故说出这种方便的话。

大众听五祖说仍未见性，就相信不疑，因为大家也不知那个偈才对。那个偈说‘菩提有树'，这个偈说‘菩提无树'；那个说‘明镜是台'，这个说‘明镜非台'。真的莫衷一是，没有人明白。就因没有人开悟，所以对著开悟的偈颂也不认识。就像写博士论文，必须要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来审核，只得硕士学位的人是不认识的。开悟和没开悟亦是如此。

次日。祖潜至碓坊。见能腰石舂米。语曰。求道之人为法忘躯。当如是乎。

第二天，五祖避开大家的耳目，暗中进入舂米房去，见到惠能腰上系著一块石头很费力地在舂米，就对他说：‘求道的人，为法而不顾惜身命，是应当这样的。'六祖为法，腰上系块石头舂米给大家吃，这叫行菩萨道，这叫忘人无我。他本会想：‘我为什么要舂米给你们吃？你们什么也不做，一天到晚除睡觉就打坐。我在这儿舂米太辛苦，不做了。'反而他这样想：‘你们有什么工作，让我来做好了。'像我的一位徒弟，忙得饭也顾不得吃，我真欢喜这样的徒弟，但不是个个能如此。

应该为法忘躯而不怕辛苦——六祖大师不知有多少天没人叫他吃饭而他自己也忘了，所以力量都没有了。要在腰上系一块石头，使身体重一些，用脚踩碓就不需费那么大的力量。为什么他用石头来帮忙？恐怕因为几天没吃饭了，故力量不足。我是这样猜想，你不要执著说一定是这样，或一定不是这样。妙就是这不执著。

乃问曰。米熟也未。惠能曰。米熟久矣。犹欠筛在。

这段在六祖坛经是很重要的。五祖问惠能说：‘米熟了没有？'意即你把米舂好没有？另一涵意即是：你的功夫有没有成就？你用功是否上路了？为何说‘米'呢？因米是一粒粒圆形的，像自性摩尼宝珠。意即你的性光圆满否？自心的心光圆满否？自身的身光圆满否？

又者，米用水煮成饭，这才叫熟，意谓你修道成功了吗？你在这里舂米修禅，禅的功夫如何？这里头有很多的意思。六祖大师当然明白五祖的心意，因为过来人是明白过来人所说的话。

六祖大师说：‘我功夫已成就很久了，只欠筛（见思惑未除）。'

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。惠能即会祖意。三鼓入室。

五祖用拐杖敲石碓三下，遂离去。杖即出家人年老行路所执，就像虚老所说：‘才得一藤活似龙，半敲风雨半敲空。'这条藤，活似龙的模样，因其形状弯曲，故曰似龙。半敲风雨半敲空——用拐杖来敲风敲雨，这真是无事找事。像我的徒弟那么忙，就无暇去敲风雨或敲空了。

惠能明白五祖的意思，要他晚间三更天十二点时去。这击碓三下是无言说法，像禅堂跑香敲两下木鱼是‘行香'，叫你醒醒。敲一下是止静。敲三下叫你关照话头，好自用功。

为何五祖将拄杖放在后边，倒背手而去呢？其意是叫六祖从后门进来，不让别人看见。要不然怎会说惠能即会祖意呢？这就是心心相印的道理。

等到三更天，六祖一进五祖房时，五祖就问：‘你来做什么？'六祖答：‘今天祖师要我三更天来嘛！'五祖问说：‘是吗？我是叫你三更天来吗？怎么我忘了呢！你为何从后门来？怎不从前门来？'六祖说：‘是您要我从后门来的。'五祖听后哈哈大笑说：‘你是不错的，你是很有意思的。'你若问我怎知这事，我就要问你怎不知这事。

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。为说金刚经。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

五祖见六祖进门后，因怕别人看到或听见，就把门关上。但那时的窗户不是玻璃而是用纸糊的，五祖就用袈裟把两个人的头包在一起，在里头为六祖讲金刚经，不像现在我为你们公开地讲。他是秘密地讲金刚经和如何修成金刚不坏身。当六祖听到‘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'时，便豁然大悟，知一切万法，不离自性。

六祖大师说还‘欠筛在'，意谓虽然他已知用功的方法，但‘见思'的烦恼还未清除净尽。并且虽他的功夫已到登峰造极、炉火纯青的境界，但还未经明眼善知识的证明、印证。五祖听六祖说还欠筛在，就准备为他印证其功夫。

因为我当时有雷达，故录下了五祖和六祖之间的谈话（这是唐朝的录音机，不是现在的录音机）。其对话如下：

五祖问：‘你想要成佛吗？'

六祖答：‘是的，我是想要成佛，我不想做其他的事情，唯求成佛。'

五祖说：‘你想成佛先要断无明，无明就是生出见思烦恼。你想断见思的烦恼，先要断无明，无明就是某件事情发生，你不懂不明白。好像人的生死就由情爱而来，你想要没有情爱就先要破无明。无明一破，见惑和思惑就没有了。无明是生死的根本，想断无明了生死，就是金刚经上所说“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”无所住什么？无所住于情爱，断欲去爱，才会了生死。'

六祖听后豁然开悟，洞彻本来面目说：‘喔！就是这么一回事，这没有什么困难啊！很容易的！'所以开悟了。

修行学习佛法，首先要把‘应无所住'的心生出来，不住于情，不住于爱。若住到情爱上就是无明，也就是生死。不住于情，不住于爱，不住于有，不住于空，这就是中道。不离有，不离空，也不是在情爱外再找一部份，而是将情爱转变成真正般若智慧——这即是觉，否则即是迷。迷和觉只是一转身的功失，所谓‘回头转面'；所谓‘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'即此是也。

你若是恣情纵欲，随著情爱愈跑愈远，就会愈迷。若能回头，即是涅槃，也就是彼岸。若不回头，就会愈迷愈远，愈迷愈深。但虽深远，若能一转身，这就是顿悟。顿悟就是觉，而觉就是佛。

你也许想：‘我成佛就没有工作做了，仅坐在那里等著人给我烧香叩头，那没什么意思。'那你可再来做众生啊！和众生做朋友度众生成佛。成佛虽说没有意思，但他已断除烦恼没有忧愁。

昨天讲个鬼，说他不愿意做人：‘我今做鬼三千秋，也无烦恼也无忧，生公叫我为人去，只恐为人不到头。'鬼虽没有烦恼和忧愁，但他属阴，仅在晚间出现。而佛是属阳，像太阳光。你自己作决定，是要做鬼或做佛。若愿意做鬼，有情爱就不要紧。若想做佛，就要‘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'。

惠能言下大悟。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遂启祖言。何期自性本自清净。何期自性本不生灭。何期自性本自具足。何期自性本无动摇。何期自性能生万法。

六祖大师此时豁然大悟，大悟是彻始彻终，明白深般若的智慧，故知心生万法，万法唯心，一切万法原是自性所现。

于是惠能就禀告五祖说：‘我真没想到，自性本是不垢不净，本来就是清净。'

这‘清净'是对‘不清净'而言的。此清净是本体的样子，因它没有其他名称可代表，故用‘清净'来代表。这个‘清净'和先从染污而后清净不同；这个清净是本来就清净。

惠能又说：‘我真想不到，自己的本性原是不生不灭的。'因为众生有所执著才有生有灭，若无所执著，生灭又从何生出呢？又灭到什么地方去呢？生灭就没有了。

惠能又说：‘我真想不到，自性原是无欠无余的，也不多一点，也不少一点。'在佛的份上没有添多一点点，在众生份上也没有减少一点点，但因众生自己不认识，背觉合尘，所以本有的家珍不认识，乃舍本逐末，追求一切物质的享受，追求一切虚妄的快乐，追求一切假名假利。真是太笨太愚痴了，我现在才知道本性具足一切。

惠能又说：‘一切的众生颠颠倒倒，没有定力，可是所有众生自性，都是不动不摇，平等无分。'

惠能又说：‘我真想不到，万法原是从自性生出来的。以前我都想不到，可是现在竟然证得这种妙理，这真妙不可言！'

祖知悟本性谓惠能曰。不识本心学法无益。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。即名丈夫天人师佛。

五祖大师听六祖这样一讲，便知道六祖已经开悟而认识本来面目，已知自己的鼻孔是冲下还是冲上，已知胳臂冲下，指时是倒还是正。昨晚我问你们各位：‘到底当这手向下指是倒，向上指是正？还是手向下指是正，向上指是倒？'没有人知道这个道理，根本上没有一个正或一个倒。六祖大师对这些问题都知道得清清楚楚，五祖大师亦知道他已明白这些道理，故在袈裟里就对惠能说：‘若不认识自己的本心，学法是没有益处的。'

有句话这样的说：‘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。'你若把心认识了，大地的尘土都变成黄金，七宝庄严。你说：‘我看不是如此啊！'当然啦！因你没认识本心嘛！好像戴红色的眼镜，看人就是红色。戴绿色眼镜，看一切则是绿色。因你没有认识这个心，所以看大地都是土。就因你心里的尘土太多了——即是妄想杂念。若没有妄想杂念，这世界也就没有尘土了。

若认识自己的本心是个什么样子，看见自己本性是什么颜色，是青黄赤白黑呢？还是长短方圆？说有一个样子，这是比喻，根本没有一个样子，但要认识它才知道，若不认识是不能乱讲的。

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这就是大丈夫，天上的导师，人间的导师，也就是佛了。我们现在若能认识自己的本心，见到自己的本性，那就是佛。因众生本来是佛，佛也本来是众生，所以我们都有成佛的机会。若未识本心，见自本性，那还要多多地研究佛法。

三更受法。人尽不知。便传顿教及衣钵云。汝为第六代祖。善自护念。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。

听吾偈曰。

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

无情亦无种 无性亦无生

在半夜三更天，六祖大师得五祖传授以心印心的妙法，在内无心知，外无人知，乃至鬼神也不知道。就把顿教法门和衣钵（袈裟及乞食的钵）传给六祖，说：‘你现在就是第六代祖师。'

学佛法是要认真、脚踏实地去学习，不是学口头禅，只学会讲经、说法，花言巧辩。说没有真也没有假，这才是中道了义；学口头禅，一点实在的功失也没有，或者总想争第一，嫉妒障碍，那就得不到作第六代祖师。好像神秀的党徒，把他捧得高高的，以为第六代祖师定能到手，所以预备他的心腹党徒各处探消息。若五祖大师把衣钵传给某一个人，先把他杀了。却不知五祖是个明眼的善知识，知他有这一种心，故秘密传法给六祖。为何传法给六祖惠能呢？因为他是实实在在地行菩萨道，舂米给大家吃，帮大家用功办道修行。像我们这里在厨房里做事的人，就是行菩萨道，做很好的饭给大家吃。可是我吃了，也不知是好还是不好，因为我没时间研究吃的问题。行菩萨道，就是在任何场合来帮助人，不要障碍人，所谓：‘君子有成人之美。'像现在有几个人要出家，我问是否有人反对？结果没有人反对。这就是成人之美，不反对人出家，谁出家我都赞成。为什么我反对呢？因我怕麻烦，所以反对，若我收些不好的徒弟，连我都没面子。

惠能在晚间没人知晓的情形下，很容易地得到六祖位，所以没有人反对。五祖也不问：‘你们大家是赞成还是反对？'这只要五祖许可就行了。

五祖训诲惠能说：‘你要好好保护衣钵，这是由释迦牟尼佛一代代相传下来的。你到世间要广度一切有情的众生，而将佛法流布至尽未来际，无令断绝啊！'当五祖说这句‘无令断绝'时，我相信五祖大师很悲哀担心，恐怕要哭了。为什么我知道呢？因为二祖临被杀时，他曾说：‘到第四代时，楞伽经都变成名相了，没有人懂。'现在五祖大师说‘无令断绝'，必定有无穷的感慨而说：‘你要小心！要注意！不要马马虎虎，不当一回事。这是特别重要，不要让它断绝了。现在为你说一首偈颂：

‘有情来下种'：情就是慈悲，因为我有一种慈悲心的感情来种下种子，就是我把佛法传授给你。

‘因地果还生'：因为我传法给你，好像将种子种到地下，那么果就会生出来。

‘无情亦无种'：若没人传法给你，那也就没有菩提的种子。

‘无性亦无生'：没有性也就没有生了。

这是一种讲法，另一讲法如下：

‘有情来下种'：‘情'就是一种感情或情爱，因为有情爱才种下种子，好像这一班学佛法的人，不是亲戚就是朋友，亲戚就有亲戚的情感，朋友就有朋友的情感。因有一点情感，故大家一起来学佛法。‘因地果还生'：因有这种情感，故种下菩提种子，但先要有地，有个地方才会结果，生出菩提的果。‘无情亦无种'：如果谁也不知有这个道场，那就没有人来学佛法了。‘无性亦无生'：若没有佛性，那就不会成佛了。

这偈颂有很多讲法，只要合乎法，怎样讲都可以的。

祖复曰。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。人未之信。故传此衣以为信体。代代相承。法则以心传心。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佛惟传本体。师师密付本心。衣为争端。止汝勿传。若传此衣命如悬丝。汝须速去。恐人害汝。

五祖又说：‘往昔初祖达摩大师，初次到中国的前三五年时，人们都不恭敬他，反把他叫作摩罗刹，没人认识他是位祖师，所以才传授这衣钵作为证据。'

衣钵只是一种表信而已，其实佛法是要以心传心，令他自己觉悟，自己证得。自古以来所有诸佛所传的就是本体——即自性，历来祖师相传的都是本心。衣是争的开始，有了衣大家就互相斗争，争这衣而作祖师。甚至有的偷了这衣而作假的祖师。像神秀就想从五祖处抢祖衣，要五祖传法给他。若将法传与他人就予杀害。此衣在四祖时被偷过三次，五祖时又被偷三次，但都没偷成，这是菩萨感应所致。在六祖时曾被偷六次，但后被武则天（唐时，女皇帝）硬给拿去，以后下落不明。

五祖继续说：‘衣钵是争端的开始，只传到你为止，以后不要再传下去了。如果要传此衣钵，恐怕命就像一根丝线吊著百斤石头，随时有折断的危险。你赶快离开此地，因我怕有人会加害于你。'

惠能启曰。向甚处去。祖云。逢怀则止。遇会则藏。惠能三更领得衣钵云。能本是南中人。素不知此山路。如何出得江口。五祖言。汝不须忧。吾自送汝。

惠能向五祖问：‘我向什么地方去呢？'五祖说：‘到了怀集赊（今广西梧州）就可以歇止，若到四会县（今广东新会）就隐藏起来。'惠能在三更天得到五祖传授的衣钵后又问：‘我本是南方广东人，素不熟悉此地蜿蜒山路，我如何出得江口呢？'五祖安慰他道：‘你不需忧愁，让我亲身送你去吧！'

祖相送直至九江驿。祖令上船五祖把橹自摇。惠能言。请和尚坐。弟子合摇橹。祖云。合是吾渡汝。惠能云。迷时师度。悟了自度。度名虽一。用处不同。惠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。蒙师传法今已得悟。只合自性自度。

五祖把六祖送到九江浔阳驿的地方。‘驿'即古来传达书信的站。五祖吩咐说：‘你快上船！'就拿起摆船的橹使船开行。惠能说：‘师父！请您坐著，应该由我来摇橹。'五祖说：‘应该我来渡你才对。'惠能答说：‘是的，在未悟到自性，本体迷失的时候，应由师父指示修道用功，务使开悟。'这包括不怕腿痛及辛苦。六祖天天舂米出任何人都辛苦。六祖大师舂米坠腰石，现还在湖北凭茂山东山禅寺保存著，上面刻著「惠能卢居士舂米的坠腰石'几个字。

‘可是一旦我开悟后，就应自己度自己。虽然同样是称为“度”，但师父度徒弟和徒弟度师父，其用途是不同的。惠能我生在边地下贱的地方，讲的话语音不正，没人听得懂，承蒙师父传我心印妙法，现我已得到开悟，故应自己度自己。'这是五祖和六祖打的机锋，五祖：‘合是吾渡汝。'六祖说：‘迷时师度，悟了自度。'

何谓‘自性自度'呢？如当你还未会诵楞严咒前，要人来教你诵，但会诵之后就要自己督策自己诵，而非要别人来勉强你诵。当还未明白诵经时，就要一位师父教你念经；当明白后就要自己念，而不需要师父问你：‘你今天是否有诵经？'好像现有人要学天台山智者大师拜楞严经、法华经而开悟的伟行，故天天晚间拜法华经，这也叫自性自度。

还有将烦恼变菩提，是要你自己将所学到的方法躬行实践，而转烦恼成菩提。当有人找你麻烦，要视其如镜花水月，如幻如化，如梦如露，如是思惟后烦恼就没有了。遇到境界若能看破放下，就叫‘自性自度'。

还有譬如你有抽烟喝酒的毛病，听师父开示后知其对修道有大障碍而能戒之。好像我有一个徒弟说要试试看，结果戒了，这一断也叫‘自性自度'。若能断就是开悟，未断仍是迷，是否开悟决定在你。若能‘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'，即是自性自度。

在未明白佛法前不妨做糊涂事，但在明白佛法之后，切记不要再做糊涂颠倒事。再做则是佛教

的罪人，将来一定堕地狱，因为你知法犯法，罪加三等。故说‘纵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'旁人是不能代替你所造的杀业、盗业、淫业、妄言、喝酒的罪业。凡造什么业将来就受什么果报，丝毫不爽的。

‘自性自度'含义深远。意即要断疑悔，除自性粪。若自性粪未能除尽，就不是自性自度。何谓‘自性的粪'？即你的颠倒妄想、无明烦恼，有漏的习气毛病。

以前我在他处亦讲解此段经文，曾说：‘你造罪业，你堕地狱；我造罪业，我堕地狱；他造罪业，他堕地狱。'当时有人很反对说：‘根本没这回事，地狱在何处？从来就没见过，即使有地狱，我也要试试看。'我答道：‘你试试看，你不需要试，就会堕地狱；试试便堕。'为什么呢？你见那些堕地狱的，都是试试看而堕进去的。所以直到现在，想出来也不可能。故奉劝那些想试的人，取消这种念头吧！

那些人会自性自度呢？人人均可自性自度，但要有智慧的人才可以。愚痴的人不仅不会自性自度，即使教他也不会听，有如教狗不要咬人，虽然打它，但一见人还是咬，就因它那愚痴性作怪。猫捉老鼠，虽教它要戒杀放生，但因恶习难改如旧。教老鼠不要偷东西，但到时还是偷东西吃。偷抽香烟、偷喝酒，这些都是不肯改恶习的人所做。真正明理的人，不做糊涂事；真正糊涂人也不做明白事。

‘自性自度'，意仍要自己去除自己的毛病。师父不能天天看著你，步步跟随你，使你不做错事。以上是很简明的解释，若往详细来说，尽未来际也说不完。

祖云。如是如是。以后佛法由汝大行。汝去三年吾方逝世。汝今好去。努力向南。不宜速说。佛法难起。

五祖说：‘不错不错，此真契合我心意。以后佛法将由你发扬光大。你离别我三年后，因我传法有人，我将进入涅槃。你现好好向前努力精进，向南方去吧！你要韬光晦迹，养精蓄锐，将来则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取，但是去后不要急著弘扬佛法，因佛法是从难中兴起的，愈难愈好。'

惠能辞违祖已。发足南行。两月中间至大庾岭。（五祖归。数日不上堂。众疑。诣问曰。和尚少病少恼否。曰病即无。衣法已南矣。问谁人传授。曰能者得之。众乃知焉。）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。

六祖大师辞违五祖后（辞违即不能在五祖前亲承供养），就向南行，从凭茂山过九江向广东来，经两个多月，来到大庾岭（江西大庾县南和广东南雄县的分界处）。

五祖回去后，几天不上堂为众人说法，大家都起了疑心，而到方丈室问：‘方丈和尚，您没有病吧？没有生烦恼吧？'五祖答：‘病是没有，但我的衣钵已向南传去了，你们大家可散去，我这儿没有佛法，我要退休了。'

众问：‘谁得到衣钵？传给谁呢？'五祖答说：‘被最有能力和本领的人得到了。'大家就知道是六祖惠能得此衣法。因当时有些人并不是很愚痴的，像其中有一名叫法如师（五祖十大弟子之一，五祖嘱十大弟子各据一方而为法主）。他一听说能者得之，就明白而说：‘就是那广东獦獠卢惠能居士，他得到了，这真奇怪！'众人听后就反对说：‘不行不行，怎可传法给他，我们跟随您那么久，怎不传法给我们？大概五祖脑筋不太灵敏了。我们大家从后追，去抢回衣钵！'于是，就有数百人来追赶六祖，想抢回衣钵，由此可见其势力之大。

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。性行粗犍极意参寻。为众人先趁及惠能。惠能掷下衣钵于石上云。此衣表信。可力毕耶。能隐草莽中。惠明至提掇不动。乃唤云。行者行者。我为法来。不为衣来。

这时，在百人中，有一位和尚，俗姓陈名叫惠明，在家时曾做到四品将军，性情粗躁，一点学识也没有，一开口就骂人，若不听就动手打。此人力大，几百斤的石头可一拳打碎，因为他有此本领，故做到四品将军。他生禀特异——‘飞毛腿'，一天可跑二百里路，而普通人一天最多只可走一百里路。

他一心一意要抢回衣钵，心想谁力量大就是谁的。他尤其走得快，走在众人前头，眼看就要追到惠能了。

惠能见这大老粗跑来，当时他心里也有些恐慌。虽然他已得法，但因刚修法，还没有很大的神通，故犹有些恐惧。于是惠能就将衣钵放到石头上，自己对著虚空说：‘这衣钵只是一种征信、证据，怎可用武力来争夺呢？'于是惠能就隐藏到草丛中，不使人见。惠明既到，虽见衣钵，但却拿不动。为何他拿不动呢？这是默默中有护法善神、天龙八部在这儿护衣钵，故他虽有大力，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。这时，惠明就喊道：‘修行有道的人，我是为佛法而来，并不是要来夺衣钵啊！'因他拿不动衣钵，故如此说；若拿得动，早就拿跑了。且醒悟此衣钵非由力可夺，故想向六祖求法。

为何说惠明不是真为法来，而是为衣钵而来？因为若他真为法来，就不会先去抢衣钵，而会先说：‘行者行者，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'你认为我这样讲合不合逻辑？

惠能遂出坐盘石上。惠明作礼云。望行者为我说法。惠能云。汝既为法而来。可屏息诸缘。勿生一念。吾为汝说。明良久。

惠能云。不思善不思恶。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。惠明言下大悟。

复问云。上来密语密意外。还更有密意否。

经惠明这样一讲，六祖就从草丛中走出，坐在一块盘石上。这时惠明叩头顶礼（虽然出家人不向在家人顶礼，可是这是特殊因缘，所以例外）说：‘我希望行者为我说法。'六祖大师就对他说：‘你既为求法而非为抢夺衣钵而来，就要把一切攀缘心停止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一念不生。好！我现为你说明。'说完这话，就默然等著。此时六祖大师不生一念，惠明也不生一念，彼此都屏息诸缘，连鬼神都不知他们在做什么，所以说‘良久'，大概过了五分钟。六祖大师见惠明没有打妄想，将攀缘心放下，什么都空了。

六祖大师就说：‘你不想善，不想恶的时候，正在这个时候，谁是惠明上座本来的真面目？本来的样子？'就问这个‘谁'字，所以以后禅宗都参‘念佛是谁？'

这里所用‘那个'是俗字眼，意即是‘谁'。为何用‘上座'呢？因为六祖大师还是个居士，所以称惠明为上座。

听到这样的开示，惠明就豁然开悟了。

惠明虽开悟了，已经回头转面，认识自己本来的真面目，但他还不知足，贪心还这么大。这些人去追六祖大师，都是贪心作怪，贪要作第六代祖师。而惠明大师是贪中之贪，他已开悟了，还觉不够，像有些东西没有得到似的，故再问：‘您方才对我讲的密语密意，这些重要的话，和重要的意思之外，还有比这个再妙的吗？'

此地‘密语密意'应当‘妙'讲，不能当秘密讲。

惠能云。与汝说者即非密也。汝若返照。密在汝边。明曰。惠明虽在黄梅。实未省自己面目。今蒙指示。如人饮水冷暖自知。今行者即惠明师也。惠能曰。汝若如是。吾与汝同师黄梅。善自护持。明又问。惠明今后向甚处去。惠能曰逢袁则止。遇蒙则居。明礼辞。

六祖大师答说：‘我给你说出来的就不是秘密，不是最妙了。你若能回光返照，则妙法都在你那儿，而不在我这里。'惠明叹道：‘我在黄梅这么多年，实实在在还未省悟认识自己的真面目。现蒙行者的指示，就像人饮水，是冷是热，唯有自己知道。现在行者您是我惠明的师父了。'

六祖大师说：‘你要是这样想的话，那么我就替黄梅五祖传法给你。我们同拜五祖为师父，而作师兄弟。你好好保护佛法，莫令断绝。'

惠明又问：‘惠明今后向何处去呢？'六祖大师说：‘到了袁州就住下，到了蒙山就居留。'这时惠明就向六祖叩头顶礼，拜辞而回。

其后惠明没有即刻动身，过三年后才到蒙山去住。在此地他遇到一个鬼，其生前是个秀才，故死后还尽作诗。他对惠明唱一首诗说：

寂寂荒郊梦亦长，古今成败懒尺量。

野草鲜花捻多少，苦雨酸风几断肠。

夜余萤光同出入，五更鸡唱影形藏。

悔不当初修心地，至此青山泪两行。

惠明听后就为他说法，让他超度脱生去了。所以化蒙山，就是超度鬼魂的。

（明回至岭下。谓趁众曰。向陟崔嵬。竟无踪迹。当别道寻之。趁众咸以为然。惠明后改道明。避师上字。）

惠明回到岭下，对正在追赶的百人说：‘我曾到山顶上看过了，找不到他的踪迹，他不是从这条路跑的，应当从其他道路追去。'这些人一听飞毛腿说没看见，就信以为真。其实惠明大师是打大妄语，为何他打妄语呢？因他自己已得法，他为保护佛法和六祖安全，故打此大妄语。惠明后改名为道明，因六祖叫惠能，他不想和六祖大师同一个字，避讳‘惠'字，故易名。

惠能后至曹溪。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，。凡经一十五载。时与猎人随宜说法。猎人常令守网。每见生命尽放之。每至饭时。以菜寄煮肉锅。或问则对曰。但吃肉边菜。

六祖大师后至曹溪南华寺，神秀仍不死心，派其心腹党徒，来杀害六祖。为了避难，六祖乃到四会此地与猎人住在一起，因那些和尚怎也想不到一个修道信佛的人会与打猎的人在一起生活，所以各处找也寻不得。这样经过十五年的岁月。（有的说十六年，这是包括他逃跑那一年在内，实际他与猎人在一起是十五年。）十五年来就时常向猎人们说法。

猎人常派六祖大师做守网的工作，他一见活的走兽或飞禽，都尽力设法放生。到每天吃饭时，他将在山上找的野菜放到肉锅里煮。或有人问他为何这样做，他答说：‘我只吃些肉边的菜，我不吃肉。'

一日思惟。时当弘法不可终遁。遂出至广州法性寺。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。时有风吹旛动。一僧曰风动。一僧曰旛动。议论不已。惠能进曰。不是风动。不是旛动。仁者心动。一众骇然。

印宗延至上席。征诘奥义。见惠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。宗云。行者定非常人。久闻黄梅衣法南来。莫是行者否。惠能曰。不敢。宗于是作礼。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。

有一天六祖大师想起：‘此时当宜弘法，我不可终日隐遁。'于是离开四会而至广州的法性寺，正逢印宗法师开讲涅槃经。讲经时，有风吹动旛旗而左右摆动。这时有一僧说：‘这是风在动。'另一僧说：‘这是旛在动。'两人争执不已，六祖告诉他们说：‘仁者是你的心动啊！若你心不动，风不动，旛也不动了。'当时听众听他这一讲，觉得非常玄妙，真是一语惊四座。

印宗法师就请六祖大师到上座，请他开示经中奥妙的道理。但见六祖大师所讲的虽很简单，然理论正确，不光由文字解说。于是印宗法师非常佩服地说：‘老修行人，您一定不是个平常人。我久闻黄梅的衣钵向南传来了，是不是就是您这一位老修行？六祖大师答说：‘我不敢当。'印宗法师一听他就是继承五祖衣钵的传人，就向六祖大师叩头顶礼。要求六祖将五祖所传的衣钵出示给大众看看。

宗复问曰。黄梅付嘱如何指授。惠能曰。指授即无。惟论见性。不论禅定解脱。宗曰，。何不论禅定解脱。能曰。为是二法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二之法。宗又问。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。惠能曰。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。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。犯四重禁作五逆罪。及一阐提等。当断善根佛性否。佛言善根有二。一者常。二者无常。佛性非常非无常。是故不断名为不二。一者善。二者不善。佛性非善非不善。是名不二。蕴之与界。凡夫见二。智者了达其性无二。无二之性即是佛性。

印宗闻说。欢喜合掌言。某甲讲经犹如瓦砾。仁者论义犹如真金。于是为惠能剃发。愿事为师。惠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。

印宗问说：‘黄梅五祖大师传给您衣钵时，是如何传授指点您呢？'六祖大师答说：‘倒没有什么指授，不过单谈论见性，并不谈论禅定和解脱这种法。'

印宗法师又问：‘为何不谈论禅定和解脱的道理呢？'六祖大师答说：‘因禅定和解脱是两种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不是二种法，只有一种法，所以叫不二法。'

印宗法师又问：‘什么是佛法的不二之法？'六祖大师说：‘法师您宣讲涅槃经，若您能见佛性，明心见性，这就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就像高贵德王菩萨向佛请问：‘如果有人犯杀、盗、淫、妄此四重禁——四根本罪，不通忏悔，且又弒父、弒母、弒阿罗汉、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这五逆罪，还有信不具的阐提（即是没有信心），这些人是否应当断善根佛性呢？'佛答：‘善根是有两种，一种是常，一种是无常。可是佛性并没有常和无常之分，所以不断，这就称之为不二法门。其次，五戒十善这是善，五逆十恶这是恶，但佛性并没有善恶的分别，这就称为不二法门。'

蕴是色受想行识，界是十八界，即六根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）、六尘（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）、六识（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）。凡夫见五蕴和十八界是两个，但有智慧的人了达其性本空无二，没有分别可言。如此无二的真性，就是佛性。'

印宗法师听了六祖大师说法后，得未曾有至心欢喜，合掌恭敬地说：‘我印宗讲经，就像砖头瓦块似的，可是仁者您啊！讲经就像真金那么的真和可贵。'此时印宗法师在光孝寺为六祖大师落发，且愿拜六祖大师为师父。

六祖大师随后在光孝寺中的一棵菩提树下，开东山法门。

惠能于东山得法。辛苦受尽。命似悬丝。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。莫非累劫之缘。亦是过去生中，供养诸佛同种善根。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圣所传。不是惠能自智。愿闻先圣教者。各令净心。闻了各自除疑。如先代圣人无别。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。

六祖大师说：‘我在黄梅凭茂山得法后，受尽种种的艰辛苦楚，各处避难，命像悬丝那样的危险。现在很庆幸能与韦璩刺史和各官僚、僧人、比丘、比丘尼、老道、居士聚会一堂，这都是我们多生多劫缘份促成的，也是在往昔生生世世供养诸佛，同种善根，才能听闻如上所说顿教的法门，和我得法的因缘。

佛教是以前佛、菩萨所传留下来，不是我惠能自己的智慧。你们若愿听以前佛所说的教理，则先要清净其心。听法之后，各自将怀疑除去，好像和听佛、菩萨所讲的一样。'

大家听了六祖的指示，都很欢喜叩头而退。